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蔣平定計哄賊人

詩曰：開卷閒將歷代評，褒忠貶佞最分明。

稗官也秉春秋筆，野史猶知好惡情。

忠佞各異，褒貶不同，史筆昭然若揭。有褒於一時，而即褒於萬世者；亦有貶於一時，而不貶於萬世者。這套書褒忠貶佞，往往引古來證據。

西漢時，高帝既定天下，置酒宴群臣於洛陽之南宮，因問群臣說：「爾通侯、諸侯、諸將等，試說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？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？」高起、王陵二人齊對說：「陛下使人攻打城池，略取土地，既得地就封那有功之人，與天下同其利，因此人人盡力戰爭，以圖功賞。此陛下之所以得天下也。項羽則不然，妒賢嫉能，雖戰勝而不錄人之功，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，因此人人怨望，不肯替他出力。此項羽所以失天下也。」

高帝說：「公等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夫運籌策、定計謀於帷幄之中，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這事我不如張良。鎮定國家，撫安百姓，供給軍餉，不至乏絕，這事我不如蕭何。統百萬之兵，以戰則必勝，以攻則必取，這事我不如韓信。張良、蕭何、韓信都是人中的豪傑，我能一一信用他。得此三人之助，此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項羽只有一個謀臣范增，而每事疑猜不能信用，是無一人之助矣，此所以終被我擒獲也。」群臣聞高帝之說，無不欣悅敬服。夫用人者恒有餘，自用者恒不足。漢高之在當時，若用勇猛善戰，地廣兵強，不及項羽遠甚，而終能勝之者，但以其能用人故耳。故智者為之謀，勇者盡其力，而天下歸功焉。漢高自謂不如其臣，所以能馭駕一時之雄杰也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說蔣爺把印交給展爺，展爺實心任事，叫公孫先生裝了印匣，包在包袱，交了展爺。將印所打掃乾淨，將印放在桌上，展爺在旁一坐，佩定寶劍，目不轉睛，淨看著印匣。似此護印，萬無一失。

外面一亂，蔣四爺出去一瞧，原來是兩個王官，帶定王府兵丁二□餘人。這兩個王官全都是六瓣甜瓜巾，青銅的磨額，箭袖袍，絲鸞帶，薄底靴，跨馬服，肋下佩刀。一個是黃臉面，一個是白銀面，全都是粗眉大眼，半部剛鬚，托著個黃包袱。兵丁給他拉著馬匹，直是喊叫，要請大人用印。蔣爺到面前與他們道了個辛苦，衝著兩個王官一齜牙。兩個王官一瞧蔣爺這長短，戴一頂棗紅的六瓣壯帽，棗紅的箭袖袍，絲鸞帶，薄底靴子。身不滿五尺，四尺多高，形同雞肋，瘦小枯乾，軟弱病夫一般，骨瘦如柴，青白面目，兩道眉遠瞧是兩道高崗，近瞧稀稀的幾根眉毛。尖鼻子，尖峰矮頭骨。薄片的嘴，芝麻牙，圓眼睛，單眼皮，黃眼珠。窄腦門，小下巴頰。兩腮無肉，癩太陽，高顴骨。細膊脰，小腳吧鴉。正像是走著跳著是活，倒臥能吃不喝的骷髏骨。緊七慢八，癆病夠了月分了，小名叫「對付著活著」。一陣風來了，迎風而倒，附風而僵。裡頭沒有骨頭架子支著，還能往裡瘦；外頭沒有人皮包著，能把人散了。王官如何瞧的起蔣爺這個樣兒，對著蔣爺拿著小架子。蔣爺抱拳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二位老爺貴姓？」王官說：「我叫金槍將王善，他是我兄弟，叫銀槍將王保。奉王駕之旨，特來請印。昨日有位先生告訴我們，說大人病了，不能用印。可也倒是的，人吃五穀雜糧，能不生病嗎？到底給我們個準信，是幾時用印，我們也好回覆王爺。」蔣爺說：「明天二位再辛苦一次。」

王官說：「慢說明天，就是下月明天，也不要緊。倒是有個準日子，別像昨日那個先生，說完了不能用印就跑了。明天用印，你作的了主嗎？」四爺說：「我作不了主，是我們大人的吩咐。」王官說：「你貴姓？」四爺說：「我姓蔣。」王官回頭叫帶馬，連兵丁俱回王府去了。蔣爺入內求見大人。

見大人，提說王府差官請印之事：「明天正午，大人必要親身升堂用印，使奸王他們就死了心了。」大人無奈點頭。蔣爺出來見先生說：「明日王府請印，你把用印差使讓與我罷。」先生連連點頭說：「使得，使得，等明日用印。」一夜無話。

到第二天巳牌時候，外邊一陣喧嘩，王府的差官前來請印。蔣爺吩咐：「將官人傳到，大人正午升堂用印。」王府眾人納悶，一個個交頭接耳。兵丁暗稟差官說：「上院衙能人甚多，可莫教他們拿在裡頭，用上個假印。老爺們用印時，必須要親身瞧看才好。」王官說：「那是自然的。」

天色正午，大人升堂，傳話出來，教差官報門而入。王善、王保至堂前報名行禮，將文書呈上。先生接過文書，展開放在公案。大人看了看，是行兵馬錢糧的文書。大人吩咐用印。蔣爺打開了包袱，請鑰匙開鎖，從印匣請出寶印，衝著王府二位差官，特意顯顯，叫他們看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王善、王保二人一看寶印，把舌一伸，渾身是汗，暗說：「怪道呀，怪道！」將印用完，交與王府二位差官。

出得衙外，將文書包好，吩咐帶馬。兵丁過來聽見，說：「印文沒用上罷？」王官正在氣惱之間，喝道：「少說話！」催馬回王府去了。

再說上院衙大人辦理些公事退堂。先生將印信包好收拾起來，仍交與展俠護印。先生同著蔣四爺說：「哎呀！這可就沒有事了。」蔣爺道：「哎呀！這可就了事了。」

先生說：「這可有什麼事？」蔣爺說：「這事更多。不用印，王爺還不想害人；這一用印，他必是害怕，今日晚間必遭人來行刺。」先生說：「遭人前來行刺，還是沒我的事，用你們武將拿人。」蔣爺說：「雖是我們武夫拿人，還得用先生。什麼緣故呢？今日晚間，把大人安附後樓睡覺。你同著主管玉墨，你假扮大人坐在前庭，等候著刺客前來。」

先生說：「哎呀！哎呀！我可不能，不能！」蔣爺說：「你不能也不行。你願意把大人殺了嗎？」先生說：「哎呀！你願意把我殺了？」蔣爺說：「有我呀。」先生說：「有你就沒了我了。」四爺說：「無妨。要是你有好歹，我們該當何罪？連管家玉墨還得辛苦呢。大人平安，大家全好。」先生道：「你同管家說去罷，他點頭就行。」

四爺到後面見大人，叫大人晚間在後樓睡覺。大人道：「不用，我情願早早的死了，方遂吾意。」四爺說：「卑職等身該何罪？」大人道：「既然這樣，玉墨同四老爺去前面聽差。」玉墨嚇了一身冷汗，說：「四老爺，我那炷香兒沒燒到，怎麼找在我身上來了？別的可以，當刺客囚子，準是熱決。」四爺笑道：「不怕，有我呢。」玉墨說：「有你準沒我。」四爺說：「你要死了，我們副罪。」

童兒無法，出來見先生。先生說：「你願意麼？」玉墨說：「願意？也是命該如此。」蔣爺說：「不怕。二位不放心，先充樣充樣。」先生說：「好。」四爺說：「我當刺客，拿著個小棍當刀。先生坐在當中，叫玉墨看茶來。」管家答應。四爺說：「我進來一砍，只要跑的快，就行了。」二人點頭。四爺出去，二人將門對上，玉墨在旁，先生當中。四爺往裡一看，二人直勾勾的四隻眼睛，直瞪著外面。蔣爺笑道：「那如何行的了？你們二位直看著外頭，那裡行得了？」玉墨說：「閉著眼睛等死？」四爺說：「賊看見，不下來了。」玉墨說：「下來，你有什麼便宜？」四爺說：「下來好拿，不下來難拿。」二人又低頭不看，聽門一響，玉墨站著，回身跑的快；先生坐著，衣服又長，一下踩住，往前一撲，倒於地上。先生說：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賊來準死。」四爺把衣服撩起，用手一攏，自然下身就利便了，要跑就快了。蔣爺出去，仍把隔扇帶上，往裡一瞧，先生受了蔣爺的指教，將衣服撩起，用手一攏，先把一條腿邁出半步，蔣爺再進來，一躍，兩個人早跑在東西屋中去了。蔣爺說：「行了，行了。」又演習了幾次，大家放心。

可巧正遇穿山鼠睡醒，打聽蔣爺什麼事情。蔣爺說：「三哥來得甚巧，今日晚間必有刺客前來。」三爺說：「你怎麼猜著？」蔣爺說：「不是我猜著，是我逆料著來。安排著讓先生假扮大人，你我大家分前後夜，好好保護著先生。若傷著先生，你我吃罪不

起。」徐慶說：「是。我可就是愛困。」隨手將韓二義、盧爺全都請到了，誰前夜，誰後夜。盧爺說：「不管前後夜，我不合三爺在一處。」四爺說：「我同大哥在一處。」

大爺點頭說：「好。」二爺說：「必是我同三爺在一處了。」三爺說：「二哥，咱們在一處倒好。」二爺百依百順，三爺占了前夜。四爺說：「四更天換更。前夜有事，前夜人承當。」三爺說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吃畢晚飯，掌燈後，韓二爺、徐三爺帶著刀，在裡間屋住，二爺把隔扇戳出梅花孔，搬了一張椅子一坐，一語不發。徐慶是性如烈火的人，聲音宏亮，說：「少時刺客前來，二哥莫動，我出去嚷：『徐三老爺在此，諸神退位！』」二爺說：「你休胡說！那是四弟冤你呢，莫嚷了，等刺客罷。」天交二鼓，三爺性急，恨不的一時刺客來才好，說：「怎麼還不來？不來我要睏了。」玉墨說：「你可莫睡覺。」焉知三爺的性情與俠義不同，睡覺總脫了大睡。這還算好，不肯全脫光，把襪子脫了，一歪身躺在牀上，不多時打起呼來了，鼾聲如雷。玉墨說：「可好，睡著了一位了。二老爺可莫睡。」二爺說：「莫說話咧，要來可是時候了。先生叫管家罷。」玉墨把隔扇對上，把腿叉開，手扶著桌子。先生把衣裳撩好，叫玉墨看茶來。

正打三更，忽然間「唸喇」一聲，隔扇一開，闖進一人，擺刀就砍。不知二人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